

《中国行脚》系列 2010 N016

上海 (1) 2010, 9



宋剑耕



作为北人，在上海混了15年，不敢称是上海人，可对上海的了解，自认要比上海本地人来的客观。2010年两次回国，前后在上海住了近两周，脚没闲着，拍了些照片，再续一篇《中国行脚》吧。

若说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城市，深圳、香港排下来就数上海了。这次来沪，去参观美名为“东方明珠”的上海电视塔，在其底层发现了个“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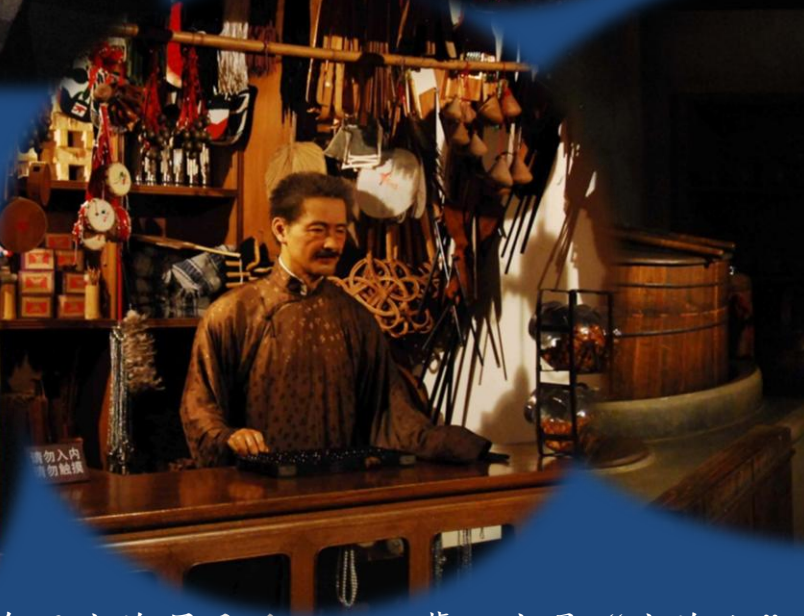
进去时是个21世纪的人，在里边一路行了百年，熏了百年，出来时，走路的样子都像是个清末民初的人了。猛抬头看到明珠广场周边的摩天楼，恍如隔世。





上海自元朝1291年始设县治，属江苏的松江府，城墙就筑在黄浦江边，直到1930年才脱离江苏成为上海市。大清亡后，9里长的老城墙就扒了，沿城基修了马路，如今叫人民路。上大学时我曾参加过两次上海环城跑，就是绕人民路两圈，比上中学时北京环城跑一圈轻省多了。

老城墙的遗存就剩原老西门附近大境阁下的20米了，因作了小庙的一堵墙才得以留存，如今修得美轮美奂的。



今天上海居民千万，三辈以上是“上海人”的家庭并不多。那些地道的上海人，其百年前的祖宗，也就是上海老城厢里居民，三教九流全有。

将拍的照片PS后还原成1930年代的上海滩



虽然自1842年鸦片战争后就开埠通商了，历史文化的积淀毕竟不深厚，历元、明、清、民国、共和国七百余年来，除了黄金荣、杜月笙两个青帮大佬，各行各业从老上海里混出名堂的名人真没几个。近半个世纪以来，老城厢，也就是几年前的南市区，是上海发展最慢的地区。如今南市区给裁撤了，并进老英租界、商业发达的黄浦区。





老上海给新上海留的一笔遗产也就是豫园了，它还评上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明嘉靖年做了四川布政使的上海县人潘允端造了这私家花园大宅门，不到两百年就败光了家产，清康熙年间已成了供城邑士人乡绅们集会雅玩的园林。后来反清的民间组织天地会起义，其分支小刀会还在这里设了司令部。大多数外地人来到上海都要逛逛豫园，并在园子外的豫园商场溜溜，吃些上海传统小吃，买点特产。

如今，上海本地人是不会到豫园找吃食、买东西的了，并非嫌拥挤不愿轧闹忙，怕被“宰”。我看到这家“上海小吃人家”开窗就是湖心亭、九曲桥，就上了二楼雅座，要了价格很贵的招牌菜南翔小笼包子和蟹粉小馄饨。景致确是不错，可吃食却大大的差，结账时冲女侍者说了声：告诉你们老板，别砸了自家的牌子。她眉一挑，说，阿拉格地方天天客满，供不应求！后来上海的朋友笑话我：到格种地方契饭，依豪戆啊！白在上海混了嘎许多年脚！





豫园商场如今改名为豫园商城了。早年的众多小铺小店很多都被大宫殿式的商家挤走了或兼并了。当年来豫园商场，笃悠悠的串店观景，好不自在，可如今这里白天人潮汹涌，晚上金光四射。一圈走下来，心里享不到一分的安逸。





晚上十点多了，游人散去这豫园商城才宁静下来。绿波廊饭店和湖心亭茶楼灯火阑珊，童涵春老药铺沉稳内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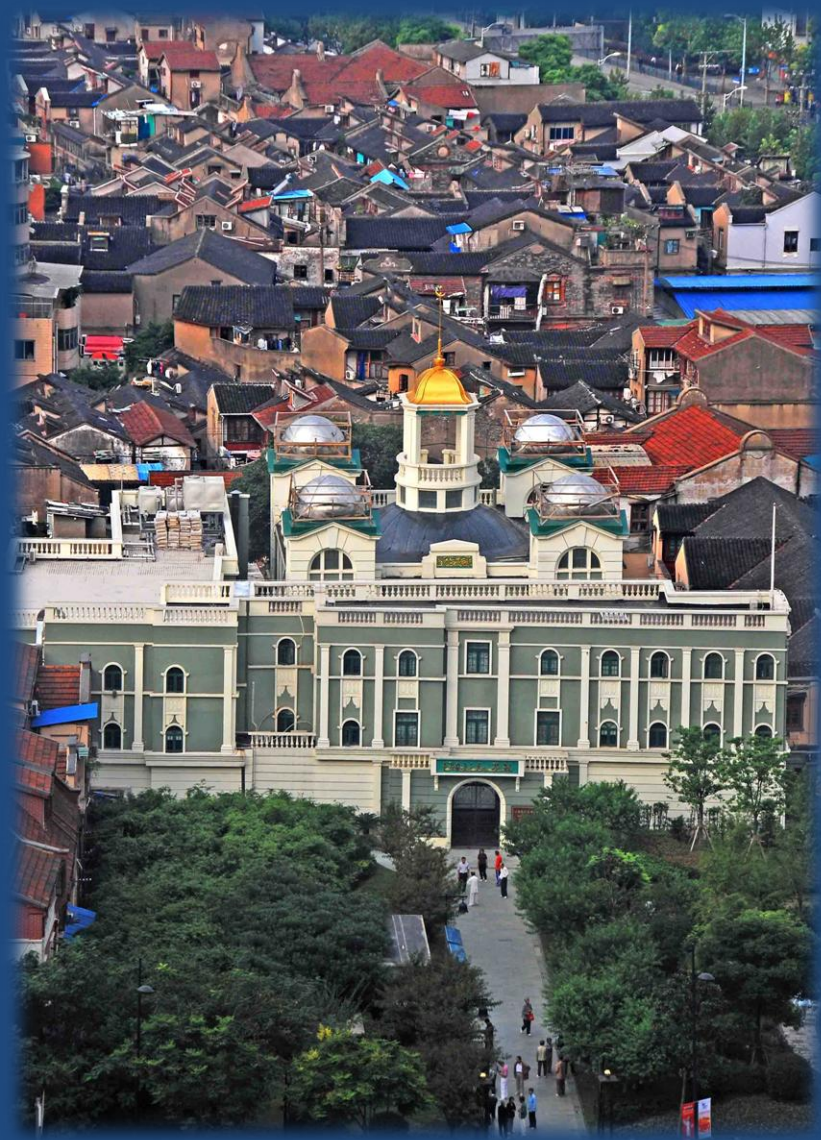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老城没有佛教寺院，倒有两处道观，大名鼎鼎的是老城隍庙，而几无人知晓的是白云观。

上海人几乎人人都来过的老城隍庙，里面供奉的是一个无名小神——名字有是有，叫秦裕伯。都不知是哪路神仙，可上海人还是“轧闹忙”瞎拜，香火旺得很。

而白云观却是道教全真派正统道观，尽管门前冷寂，可里面供的都是大神：嫫祖——轩辕黄帝之妻，三清——道教三巨头，还有吕祖——被狗咬的吕洞宾。“不见真神不烧香”这句老话，被上海人颠覆了。不知啥原因。





老城厢里还有一座清真寺，有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“小桃园”。上海地区回民很少，最早的回民估计是元军带过来的。有回民的居住区就有清真寺，因那里是回民一日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。



到小桃园清真寺周边的回民区溜达一圈，尽是简陋弄堂，没有任何民族特色，不过还是建有回民小学和回民幼儿园。





比起道教和伊斯兰教，上海的佛教信众要多得多。上海的佛家寺院都建在老城厢外，有名气的是静安寺，玉佛寺，还有龙华寺。

这静安寺原来很小，闹中取静，并不起眼，曾数十次经过这里，进去过一次就不想进第二次。

今非昔比了！因地处闹市，这小庙似乎不加层扩建就对不起那黄金地段，两侧沿街处都辟为商店了——商潮岂是教旨能阻遏得了的？





龙华寺没变，还保留清末的样子。这寺院比元代置县的上海老得多。很多书上说是东汉三国时期孙权为其母造的，此说我不信的，有据可查的是它始建于五代十国时期。这地界上世纪30年代时还是郊野，民国当局也太欺负佛家的仁慈了，在清净佛门墙外建了监狱，辟了刑场。枪声时与钟声交替。





民国的刑场成就了共和国的龙华烈士陵园。当年乱葬岗下埋着很多被国民党枪毙的共产党的领袖，党内地位比毛泽东高的有罗亦农、赵世炎等，还有“左联”作家柔石、胡也频、殷夫等一大批知识分子。

我知上海有个龙华还是小时在京读了鲁迅的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，他最喜欢的五个文学青年被杀害于龙华。开篇第一句是“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，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。这并非为了别的，只因为两年以来，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，至今没有停止”。

从那篇文章中我还发现并背下了两首诗，  
第一首是被杀害的殷夫翻译的裴多菲诗：

生命诚宝贵，爱情价更高，  
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！

第二首是作者的：

惯于长夜过春时，挈妇将雏鬓有丝。  
梦里依稀慈母泪，城头变幻大王旗。  
忍看朋辈成新鬼，怒向刀丛觅小诗。  
吟罢低眉无写处，月光如水照缁衣。





陈延年烈士



陈乔年烈士



令人感叹的是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，同为中共中央委员的陈延年和陈乔年也埋骨龙华，而他们的老爸早被清除出他一手缔造的共产党。这个五四时代青年知识份子的导师，被关进国民党大牢，抗战爆发才被放出来，为国、共两党所不容，1941年客死江津。

尽管历史没有“如果”，我还是要浩问一声：如果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“右倾投降主义”和国民党主席孙中山的“联俄联共、扶助工农政策”获得党内多数人认同抑或容忍，相互妥协一路走下来，还会有其后两党相残下的千百万亡灵吗？还会有被两党投入大牢、押上刑场的无数知识份子吗？

纵观世界百年，党争最烈的是发生在中国，党争下国民死亡最多的也发生在中国，而党争后获益的群体最终还是被牺牲掉，这也在中国、特别是在上海被持续地证实着。



上海的国共两党遗迹很多，想到国共恶斗的血腥，真是无心造访。还是找些有文化的地方看看吧。

在女儿住处21层楼上，用长焦镜发现了一处古建筑，被贫民窟包围得严严实实。认准方向后，下得楼来，在陋巷中找到它，竟是上海文庙！





在中国古代社会，凡县城建有文庙的都称得上是有文化的县份了，因科举制度下的乡试都在县级文庙设考场。古时一个县没有文庙，犹如时下一个城市没有高等院校，是文化落后的表现。

何谓樞星门？樞星即古代天文学上之“文星”，以此命名，表示天下文人学士集学于此。这证明古时上海这地方有读书风气，只是没出过殿试三甲和大文人，较附近的江浙名县差太多。我这代及其以后的“读书人”都未在各地文庙里孔圣人前磕过头，而我的父辈那代读书人定是磕过头的。不过近年有些迹象，文庙这样的场所正被人们重新敬重起来。引领风头的是父母带着升学临考的孩子来文庙磕头，求孔圣人保佑一考“中举”。

